兩山墨談

兩山墨談卷之十

吳興陳霆

巢湖幅員四百里盡江淮間巨浸也禹導江淮舊嘗跡其地而水經禹貢俱不著豈當時江淮順流湖以鍾泄得宜不復勞力故遂遺耶中有仰山上可容數百家元時水軍帥俞通嘗結水砦於此予嘗登山眺覽四顧浩蕩天日黃濁眞有氣蒸波撼之意不知洞庭彭蠡又當何如也湖中水草甚繁且復清淺不能作甚巨浪漁

椰釣艇出沒其間然絕無盜警謂仰山之神甚靈驗凡盜必敗故土人相戒不敢犯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此正其地今居巢遺跡尚隱約湖陂之上然則自三代時固嘗爲寂寞之濱矣

廣西南寧府所屬有横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蟲食之蟲形似蠶而赤黑四月間熟亦如蠶之將絲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蜑人謂之作釣緡甚適於用

程大昌演繁露謂吳越錢氏亦嘗改元見於封

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見於羅隱記文稱保大元年按范石湖驂鸞錄袁州仰山有孚惠廟兄弟二王其神龍也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守司徒竹冊末稱保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也據此則保大非吳越所建而寶正無考爲錢氏所建無疑然保大乃南唐元宗年號五代史江表志可考也

宋太祖初受周禪與諸將入宮宮人抱一小兒

以拜問之世宗二子也太祖顧左右提以出意欲除之潘美不可乃追還以其一賜美其一則不知所處五代史所謂紀王熙謹蘄王熙誨者是也熙謹於乾德二年卒熙誨史謂不知其所終豈其或即賜美者耶美所養者後名惟正

其殆熙誨二代惟以美爲父嗚呼可悲矣

宋兵滅金俘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獻之廟社有司令供狀且爲其主完顏守緒爲虜主天綱擲筆曰欲殺即殺何以狀爲既而但書爲故主亦

足悲矣續綱目載其事本云不知其所終偶閱長編是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補張天綱武翼大夫克計議官完顏好海保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靴帶從之然則宥罪之後固嘗受宋之祿秩矣豈其老於是職歟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即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琴屏間者道此

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畛矣堤間多卧古
峯石空嵌巧若鬼削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
宋嘗艮岳取石於靈璧綱運未訖而汴都被兵
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盡可浩歎
越絶曰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
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
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
無知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
曰使齊國以國事魯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

與洪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
君按左傳及註疏無知既弑立雍廪殺之是年
春魯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時子糾小白各有黨
所欲援立者非一其盟于蔇者盖大夫之來迎
糾者也是時事勢非以兵伐則事不可集故是
夏公伐齊納糾齊方閉拒而小白以近在莒夫
臣國高爲之内主於是小白先入而立魯師敗
而歸其秋鮑叔牙率師至謂魯人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於是魯殺

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歸于齊其前后次第明白如此鮑叔者小白之傅其來魯也乃是爲糾之師殺無知者既非鮑叔聘糾以爲君亦非齊通國之謀也凡越絕之言未知其所本韋昭註齊語謂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昭之說與越絕頗合但不夬言殺無知請子糾耶小白之爲鮑叔耳昭本三國時人其所見

閒蓋出漢魏之後吾意其註中云云或即本之
越絕也然則等爲無稽之矣
淮南王墓在六安城中東北偶于櫥判六安嘗
訪之士人云昔有日者指墓處云有王氣俗謂
神祠可鎮壓遂衆建閔王廟其上未幾久雨上
崩墓磚出焉童稚群劉掘之漸向裡得石刻漢
淮南王墓大書五字緣是開於州爲亟掩之而
閔王廟迄今巋然於上以是知望氣之術不可
誣也然漢書英布封淮南王劉長長子安亦俱

封淮南王此墓未知孰居竊謂長安俱以謀反
伏法長葬于雍安都壽春則與六不相涉布本
傳六人今六安之屬邑日英山者以布所起得
名其王淮南時實都六則死而歸骨于此理或
然也
宋以仁厚立國誠可超軼漢唐而與周媲美不
幸中多狄難華命之後焼亮肆毒禍及陵骨私
謂宋死生存歿受狄禍備慘天道反常爲之痛
憤偶閱政和縣志得元人余憲歌詩一篇乃紀

德祐入元以後事不任私書爲備著于此或說云宋少帝入覲元降封瀛國公長命尚主一日與內宴酣後起憑殿柱元主遥見若有龍爪拏攫密以語臣下時有獻謀除滅者元主未許既而公主竊知以告乃與主謀乞爲僧以脫禍未幾求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及姬御遁居沙漠易法名合尊初已誕子長亦爲僧名完普至是居戲久後房復生子時周王亦遁漠北與少帝公主往來周王後宮未有子繼納女曰

邁來的亦未有出乃從帝乞所生子於襁褓中俾邁來的養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後從靜江迎入正大位即順帝也　皇明啓運中國有歸帝集三宮臣僚退避眞主駐應昌而殂其子孫遁去至今君主漠北盖蒼蒼於宋嗇之於其祖父而延之於其子孫天道未爲無知趙氏未爲不昌也其說如此考之元史世祖二十五年遣瀛國公學佛法于吐蕃時年十八周王以仁宗延祐二年出遁漠北至七年順帝始生計入

立時年才十三然則宋少帝廢以五十一歲生順帝第其崩卒不具故莫知其壽幾何也太定帝殂群臣以文宗近在江陵遂先迎立而文宗以周王兄也乃權居攝遣使漠北迎周王歸正大統周王即位于和寧之北是爲明宗比歸與文宗宴行殿暴卒當時固謂行弑及文宗復立以明宗子妥懽帖睦爾在議立太子時群臣疑上意在已子乃上言得於妥懽乳母之言云明宗在北之時素謂妥懽爲非其子於是妥懽不

得立且以其事詔示天下徙之青島繼又徙廣西之靜江及文宗寧宗相繼祖太后以爱惟爲明宗元子命群臣迎立是爲順帝後虞集以草前詔逮至都既而竟釋左右或舉前事者帝輙不悅觀此則順帝信爲宋㣧或亦素悟而誌冊所載當不誣也初宋没宗室有遺落中山者衆共立爲主期欲興復不克而滅元末韓山童者自言祖父係宋㣧國亾變姓暨汝頴紅巾推立爲主山童敗子林兒稱宋帝亦十二年其他

所在兵起皆以興宋爲詞而紅巾揭旗有重開大宋之天之句元人至徙宋帝子完普并其家屬於沙州懼爲衆推挾此又見宋仁厚之德入人之深雖易姓未泯而漢唐以下所未有也

學者但知范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不知秦在當時先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于秦王我往

而遇乎國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閒謀
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
王往而大遇考之史傳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
秦之先然則張祿之入秦其居范雎之前久矣
然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固嘗聞于諸侯秦
人特假雎冒其名以誑駭乎鄰國耶不然則雎
之狃變奚爲恰張祿是稱也
禮經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
獸先儒之說謂禽者鳥獸之緫名鳥不可曰獸

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狀既曰禽于嘗言之矣然鳥亦可謂之獸按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也羽禽也而列大獸之一則鳥可曰獸固有據已

晉律訓相什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睗刀主兵死後爲王敦所殺景泰中袁柳莊嘗謂人曰少保于公何不早退人詢其故曰于頭下而視仰在法名曌刀眼未幾被戮人咸神之今觀訓之相

卓如此知袁之本於舊法耳

宋胡穎守潭好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轉官桂林桂人聞其風一時淫祠私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以冀倖免故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張良等廟相傳至今不便能改

谷音詩予既錄其悲憤感切之言以見其志而數人者之節於史宜得皆遺簡冊之終遺也乃錄其槩于左王澮博學醇行博州刺史迎為師教

授弟子百餘貞祐中就拜宣撫遼東宰相累召促之鎮瀋不應浮海而遯程自脩洛陽人也性孝友讀書城東翰林元裕之上其言行除禮部郎中自脩聞之棄家南去瑯琊州琇好縱橫談世為李氏客雖且作琇累書諫止不聽乃南走渡江久之聞璮殺東向三哭伏劍死王翁篤學尚氣與曦謀及來請翁翁陽病風痱潛詣安丙謀誅曦事定匿巴中為農終身廣陵張琰偉軀長鬛倜儻有節槩補州牙兵隨制置李庭芝潰

圍南赴行在所追者及之麾下烏散琰獨鬬死
汪涯事母孝宣撫賈似道請爲客當作露布獻
捷涯瞋目曰啗人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
所不能也似道怒撾殺之其母曰汝以直死我
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詹本建安人
溫言正行江丞相萬里薦爲郎先敵書本本方
坐門前釣使者至問本居本紿曰前則待筆渡
溪去不知所終四明袁甫字明性褒若乘小舟
掛布帆載琴尊書籍釣具往來江湖間至元丙

子發狂痛哭蹈海丁開負氣敢言潭州安撫僩
士璧被罪開獨詣闕疏陳士璧功大軍府小費
不宜推究書奏黜管揚州歲餘卒宜春晏義風
度秀整嘗主袁崇瀧後瀧逮繫義自請詣獄俱
以瘐終此外一十五人其獨行亦可書然不能
悉

唐李涪論其本朝不應二都並廟謂隋創洛都
爲巡幸之所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
槩武氏徙都遂於其地建崇先廟中宗反正遷

宗先於西京即其地爲大廟爾後中宗還京東都權廟不暇撤去玄宗駐蹕時復臨享是時君臣安於淸太宗廟定制不曾論及遂使二都並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是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其說甚正但考之周制亦嘗如此昔周公營成周召誥云越五日甲寅位成傳謂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是洛邑嘗建廟矣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

室裸歲終之祭於洛擧行而加特於世室除裸於清廟則洛廟又嘗設主行祭矣故知別都有廟而廟各有主周之盛時且然然則何疑於唐哉但成王旣不果遷則廟祀之制自後亦不知変處以理揆之或亦闕而勿饗乎

蕭道成謀移宋祚沈攸之欲討之謂所親曰吾寧爲王凌死不爲賈充生按司馬懿專魏王凌謀除之後事不就爲懿所執於道飲藥死攸之自討討逆不成不惜一死故引凌事以自附集

覽徒見刊文爲陵遂引王陵面折廷爭事爲釋
不知刊本實誤也陳氏亦不復是正何耶
柳晃論司馬遷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
過二百四十年今子長乃軼孔子而修數千年
荒絶之書佐以黃老寓托之說仲尼之所二子
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遷雖不得
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
聖人之旨自謂命世而生亦信然也柳爲此論
是謂馬遷之蒐羅千古甚有功於聖人矣至歐

公之意則不然其言曰孔子之聖上述前世止
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司馬遷遠出孔
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
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觀此則遷正坐
不知要以聖人之旨故蒐獵雖廣而疎謬亦衆
柳不知爲病而顧推其長所見何差遠也
趙松雪與夫人管氏畫像予嘗見於茅山趙繼
先家繼先其遺胤也松雪鬚髮微班然面尚童
頎幞頭紫袍玉帶象笏著云魏國公趙某夫人

貌豐偉所服乃補子紗俱坐錦墩繼先謂聞之祖父此元主宣入賜坐命畫工貌者也不知果否相傳松雪肌膚極細潤常服止用軟綾絹過絺葛肌即傷擦元主以其儀觀非常且宋宗室憐爲衆望所歸竊忌之一日步至館閣松雪適據案書讀乃默從後相其肩背笑云此不過秀才官耳自是信任不疑

王安石拜相日與客坐私第之小閣時賀謁者塡集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紙云霜筠雪

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客而入其自許以靜退如此後罷相判江寧游寓鍾山正得前所想慕之地謂其終老此境矣而一聞復相之命即倍道趨赴不七日至汴京何前後言行之相悖也蓋此老實顧戀榮利窓紙所書特矯飾以示一時謂無心宦情焉耳作僞日拙此亦其一端云

禹貢泗濱浮磬註謂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取而琢之可爲磬今淮陽泗州等處乃淮泗合流

之地嘗周視河次絶無所謂浮石而去泗州西可百里縣曰靈璧其北山之石色蒼碧者琢之爲響版音韻清越非金鐵比也疑古所謂浮磬豈即此地所產屬嘗知之而知其聲乃舉以充貢耶

天下事未嘗無對也宋子京嘗值雪夜下簾燃巨燭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列時姬侍有自權貴家來者宋顧謂曰汝太尉尋常當此清景則何爲對云太尉當此時但知命

妾等列酒饌羅管絃引滿酣醉不能爲尚書澹事也宋爲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遂手書命之酣飲達旦予謂此正可對陶穀雪夜烹茶侍姬所談党家風味事然陶以斷且而未竟酣適之知二公襟袍之酸寒曠達又自不同也

雨山墨談卷之十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吳興陳霆

少聞之故老劉基伯溫初以命官中歲久遊杭與客飲西湖會有紫雲起西北照湖水中衆以慶雲見將賦詩劉伏望良久謂衆曰此天子氣也准楚之分當有眞主出翌日具囊襆托推星命走淮泗旁求遍訪過

太祖皇帝於濠州遂傾心附之與謀戰伐之事予

考開國功臣錄孫炎傳云兵克處州以炎爲
總制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皆伏匿山谷中不
肯出炎悉心鉤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令皆
安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招之于時劉基章溢
尤爲處士所推劉果敢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
類自以嘗仕元恥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赴
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
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

以詢劉燕以答遂廵就見炎置酒以飲炎論古
今成敗如傾河决峽略無凝滯劉乃深服嘆曰
基始自以爲勝公今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
也於是乃就徵據此則基之出乃由炎之堅挽
其聘使往返至再至三而後就盖有莘野三聘
之風續綱目書曰
大明克處州以書幣徵劉基章溢葉琛宋濂等
至建康斯實録矣而故老之談乃若始由其自
售蓋傳聞之謬也

新安程學士嘗謂三蘇罪浮于安石其言曰安石尚知操莽爲可惡而蘇氏以荀彧爲聖人然予觀東坡史評其論管幼安賢於荀孔大意以爲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從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邪是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才踈意廣每所論建輙中操意然終亦不免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閒海表共視曹操父子眞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竟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夫東

坡以穿窬視操丕而以幼安爲賢於荀孔則操
丕固其所惡而文若始終非其所禱明矣今程
氏乃云云類於不考而瞑呵妄斥者言固不可
不慎也
文丞相傳補遺不知作者誰氏中云丞相旣俘
夫人歐陽氏爲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
夫人泣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汚於賤
卒之手夫吾天也吾夫旣執吾尚安所顧藉哉
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而死丞相

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云云予旣矣龔氏開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誼故書之以補其缺據此則歐陽氏之死爲居丞相之先矣然予記傳記云丞相旣就刑義士張毅甫訪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顏色如生質之續綱目爲說匪異其辭是則夫人之死又若居丞相之後今補遺乃云云豈其所載先後時日或少誤耶當俟知者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鄱陽王遜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予宦遊淮西嘗至懷遠縣其淮源東岸則塗山也上有禹廟山前村墟方可數百頃即禹會村也亦有廟在焉考之圖經謂禹導淮至此娶塗山氏既又會諸侯考方岳戮防風氏村以會同而得名然則塗山所在當以予所歷者為據但防風氏有國於吳興其去會稽為近而禹以後至為慢故特戮以警衆若謂在塗山會朝之時

吾意當時地限蠻服勢阻江淮雖其後至國可原矣疑未當輒戮也嘗因是而考之通鑑前編禹會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即位時事其戮防風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爲一而胡曾詩亦以四句併韻之故致學者迷疑耳

鳳陽府懷遠縣枕荊山之麓山即卞和氏獲璧處也玉坑在山西南隈好事者尚能指示世說荊山之玉爲世所寶而麓之石似玉者其名曰珷玞亦與玉混今歷世既遠山皆粗礦頑石求

所謂珷玞絕不可得而復童巔不毛焦渴殊甚豈至寶一泄山之精系靈秀亦與之俱盡耶然則王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澤媚古人之言要自不誣也

壽州有安豐縣廢址尚存廢縣之東積水數千頃今名安豐塘即古芍陂塘也春秋時楚相孫叔敖所開灌溉數州自昔及今享利莫殫我朝於塘岸設門四十八閘時其鍾泄中復多蔴葑藕芡之類正德丁卯淮西旱民取飼於塘所活

幾萬人予嘗經行其處私獨不滿謂人知享利
而莫知報本所謂叔敖者遺祠三間頹側塘岸
村民旣亡香火雞豚之奉而有司守土者亦不
聞歲一修祀蓋甚欽典也附塘一泓清冷可鑑
且淵深叵測土人謂有巨蛟蟄其內每天雨即
吟吼水面聲振原隰呵氣成黑雲予嘗欲俟以
驗竟不値便而止或又云塘心平皐處古安豐
府也歲久沉陷入塘中今霧雨浹旬或見城郭
人馬現其處若登州海市然者考之史傳安豐

初不聞建府縣發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即今壽州是也或者所云蓋未足信然城郭人馬之狀疑塘水浩漫時爲陽焰與地氣蒸鬱偶爾變幻而見者寡知識遂妄云巳耳

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恠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大率理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人而亦不能不絕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

則因事感觸遇物發越譬之長江大河浩瀚千里而因風觸石則淵波洑流變態自出久之而澄靜寧帖亦復平正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者理旣晦背意亦淺狹而務求美於文彩辭句之間猶黃潦無根之源而欲其馮千里極變態多見其窘陋矣

司馬公作通鑑托始於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時劉恕道原爲書局官屬語公曰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公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

績不敢接夫獲麟故起此雖然予知公之微意更有在也蓋平王東遷之後齊楚秦晉始大而號令征伐自諸侯出春秋託始于平王四十九年為諸侯僭天子之始三晉受朝命之後齊田氏援此求為諸侯通鑑託始于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為大夫僭諸侯之始然則世愈降而變愈甚矣

李庭芝守楊終以一死報國而宋史不列於忠義必嘗疑之及閱姜才傳云庭芝以在圍久召

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若然則庭芝心跡或嘗有所移動非才劫之以義其末路或有未必然者其不得列於忠義亦五代張敬達之例也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嘗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仍以絮窒之嘗記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

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窒之夜欲讀書輙抜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大抵皆異人也伽化縁在臨淮寂後朝廷送至故處起塔供養蓋泗州塔是也然程史載泗在南宋時固無塔今則大浮圖在其州治之西第不知何時所建耳

唐韋后弑中宗史但言后淫亂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禄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遂相與合謀弑帝

此說固然今究其所以則先疑於僧萬迴之言故也先是中宗迎萬迴入內道場緣是出入宮掖一日謂韋后及安樂曰三郎斫汝頭時后自討淫亂且得罪又以中宗行第三疑三郎者帝也遂與安樂行弑夫肅詎知兆玄宗靖內難之事也此具於神僧傳中

瞿宗吉所著吳江龍王堂記中間設伍子胥范相國之語皆祖宋人王義豐館娃賦中意也夫差之亡謂其專惑於西施固為拘論而義豐則

於殺子胥恐亦未盡也夫佳兵不祥不戢則自焚夫差內不備越人之仇而外復連齊晉之禍彼其境內饑殄稽種其勢當自救不暇而方且掃國之兵輕千里而爭黃池之會於是越人得以乘隙而首尾奔馳狼狽失措迨其既平而又復不思防預之策此時此勢雖使十子胥在亦安保其無敗也太子友諷云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也夫差之敗果若此是故齊湣之敗不在於孟嘗之奔而在於燕客而驕符秦

之亡不在於王猛之死而在於勞師遠伐此古今有國者所當鑒也

續通鑑節要於宋開寳六年即大書承正統前此猶分注也宋之正統陳氏續編則定於太平興國四年富本之朱子之說續綱目則定於開寳八年謂準之武德七年之例予前既論所適從矣若六年則江南未平太原方負固其大書一統未見有據意者周恭帝於是年三月告殂故輙附以進宋之例耶然恭帝既廢天下非周

久矣統之接續固不係其存亡也
坡公初年亦銳意天下事其恩治一論則志向之發泄也所謂豐財疆兵擇吏即王氏富國疆兵覔化之意然王以拗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已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同王後終以紛張變置海内極於罷敝而蘇自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閹官之鬢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漢高帝嫚士善罵亦其盛年英豪之氣戰爭叱咤之習耳至其晚年亦自悟其非其敕太子有

云吾生不讀書又不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從
祚以來追思昔所行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
諸公吾同時人但年於汝者皆拜幷語汝諸弟
即此二教其知學問爲有益而元臣爲當敬非
復昔時之態矣前輩謂高帝性最明達此亦可
見其一節云
凡行師對敵若有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營
頭之氣於占法爲負宋孟珙圍金主於蔡州見
黑氣壓城上且無光不朞月蔡破金滅此禍兆

之已證者也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武王牧野之役舉古仁義之師莫或過者然殷滅之後商族弗靖至三易世而後泯若周有天下其積累深遠而維持仁厚儼於商德實曰過之然秦人舉之若燎毛定之若𤆦𩅜周族不聞反側之舉而秦人亦無告諭之詞心宗疑之蓋武王之時商王雖惡而其公族猶盛武王特順天下之心從欲伐紂救民而本無利之之意故於商族善爲

之所而其弗率亦止諭之以理待其自化此所謂聖人之心公平廣大之德也若周之末世則更春秋戰國之後姬姓之國既盡矣而赧王歸命秦又取二周芟薙之圜視天下無復有爲周之係者此所以舉之不難而審之甚易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吳興陳霆

續綱目於我

太祖初起兵即夷元於列國盖用綱目於勝廣起兵即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戾苛虐舉古帝王禮樂制度而滅裂之其不道已極而元人以夷狄干統濁亂天常腥汚華夏較之秦甚焉故以仁易暴內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為世道計非有私好惡也然秦自等夷之後猶大書紀元至

子嬰降乃絶説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世統所
在義不得遽絶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竊據中
國先王之疆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
皇明於至正二十四年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
中國有主矣于時雖未統一然止當大書甲子
黜元之年係以我
吴元之年並注行下斯足示進麾之大義而秉
筆者不然於北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循正統之
例豈別有意義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

塔而一扣其說也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元尚書賈魯故宅[illegible]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天朝平定山西由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即以爲驛相傳云魯興黃河之役民多愁怨思亂緣是汝潁兵起以致滅元至今議者謂元亡魯實爲之予意不然河決固當治治河亦欲救民非所謂天下無事而庸人擾之者也元以夷狄主中國紀綱廢弛彝倫斁敗而風俗惡薄其致

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天厭夷德久矣雖
不治河能保其不亡也耶考之元史賈魯以工部
尚書克河防使所發兵民十七萬而所治之
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興功五閱月而畢固非秦
始築城隋煬開河之比襄子歸自太原道出驛
下飯其後廳見壁間詩曰賈魯修黃河恩多怨
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
以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
亦有公論固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議事易任事

難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從古則然矣可勝浩歎

陳子經通鑑續編其面目儼然綱目也獨惜其義例有未然者李筠李重進均之周臣其起兵拒宋心迹頗同而書筠以死節書重進以謀反比漢主繼恩被弑實郭無爲授意而侯霸榮推刃也乃書霸榮以行弑書無爲以討賊其他卒庸臣外僚多具階爵而中國之勳賢忠亮者或否蒙古雖其本朝要之邊夷醜類也而於其始

事即進凡此皆其私心偏見然則一家書耳謂欲為天下之公史則未也

杭天竺寺觀音像相傳晉天福間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工刻成像設白光煥發繼以晝夜至漢乾祐間僧從勳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時出現冠頂宋咸平中浙西久旱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于寺繼時霔雨濡足其靈異類此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高宗避于海兀朮上謁天竺問知其

異因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光者率其徒以從至燕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王河鄉建寺以奉即以觀音賜額事具本寺石刻中則故物爲有力者負去久矣今天竺仍有香木刻像杭僧率認爲故物以金石刻証之知後人補刻他木之贗者也又叙記金陵志公泗州僧伽二像皆真身塑者元本並從之燕京於慶壽寺作聖容殿奉之意皆謝敉之際也因併及之

宋仁宗一日游後苑歸而索漿飲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宮索而受渴若此仁宗曰吾屢

頋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故寧渇而歸此即楚惠王吞蛭之念也惠王食寒葅而得蛭以譴之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然又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嗚呼推此一念而縱欲戕人不道之事知必無矣此帝王盛德事也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有哥斯千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于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絶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

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此又何也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陳勝之故人諳勝入宮見殿屋帷帳顧曰夥涉之爲王沉沉者遷固謂楚人以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予意夥之訓多固矣但云多涉之爲王恐無意義夥者物之成侶而衆多之謂今江淮間稱商賈之同事者曰夥伴曰夥計竊意故人以涉舊同傭耕故稱夥涉猶

言前此夥同之涉今為王而氣貌之深嚴也然秦末至今世代實遠不知當時之稱謂果亦同此否

項羽入秦後封建諸侯英布初立為九江王至漢四年秋七月布背楚歸漢漢更立為淮南王使將兵從伐楚天下既定始剖符定王淮南史遷於布未歸漢之前漢使隨何說九江録其問荅之語稱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淮南王曰請奉命盡追叙前事而冒其後稱故不覺

謬誤耳

少微江氏作通鑑節要學者多喜其徑便而不知以其節省字句故多謬誤漢書項籍傳羽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去者罷棄之意本謂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棄去而少微節其字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遂使學者例以去學劍爲句彭越傳上赦越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本謂徙越置蜀之青衣縣越西行至鄭道逢呂后自長安來而少微節其

句曰傳處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遂使學者以傳處蜀青衣西爲句此亦因讀漢史而偶舉其一二他凡謬誤固未能盡摘也

史記越世家吳敗越會稽既而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於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吳既赦越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云云按吳越春秋吳赦越罷兵歸越勾踐與妻入朝于吳留之踰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歸而苦身修政求報于吳史

記不言是前書晚出馬遷不得見也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令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漢中後說漢祖東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爲韓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或不知往往有誤認爲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

云淮陰盖別韓信之爲二也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聞
盧生竊議亾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
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
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嗛之未發也
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
傳虐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
大將軍至九卿封侯云云然則雖里巷常談其
所從來者遠矣

宗理宗微時鞠于母舅全氏家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于河時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滸天忽雷雨帝與與芮避舷側天錫臥舟中夢有龍負舟驚起視之則二兒也問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主人具雞黍命二子出侍因告天錫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丞相彌遠客史時陰有更立意屬訪浙東宗子之賢厚者以俟天錫適感此異還白之史召二子至臨安史

以長者當貴卒立爲沂王後代濟王入立乃知帝王之生信非偶然也理宗旣立與芮子孜爲太子擇妃於母族得慈憲夫人之姪孫女是爲全后宋亾后入覲元主爲尼於燕寺以卒后之遺像予得見於里人蘇琪家廣額鳳目雙眉侵入鬢然所衣乃道服蘇爲予言聞之父祖此后當入北時手寫以遺族人者蘇本全民國亾變姓徙居杭之長安鎭今復僑居于新帝子孫襲今姓云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哉愚觀班氏漢書亦爲呂后作紀然則人之無識非獨遷也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帝宜爲立紀而項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漢書列項氏於傳斯爲得矣至於義紀亦未之及然由今觀之班書爲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也

史記傳張湯杜周于酷吏而漢書不列元城劉氏曰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大司空班氏不使湯入酷吏蓋以張純故也然杜張一等人也若獨貸湯則世得議已故杜氏在東漢雖其子孫微絶亦併貸之此正如春秋之時伯有爲厲子產以爲鬼無所歸故也乃立其後良止以止之然恐惑民因併立公孫洩以爲子孔之後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

年即為接正統之日大書表年紹宋作綱而或者猶疑於舊主尚存僭國未下所見亦誤矣蓋應昌之元難擬於厓山之宋職貢之夏難比於百戰不下之漢事固有不同者而作史者亦不得書依跡也

元順帝駐應昌而殂明年上都破太子愛猷識里達臘遁入沙漠傳古思帖木兒後為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奔散來附洪武季遣將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破之自後不敢近邊永樂

中有本雅失里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之後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漠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漠西瓦剌之地正統初朝貢如常 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德入寇歸而自相篡弒本 朝因絶之

藏六於一甲東坡有是言也坡以戒失而事藏

然以玄緒之靈而不免鑽灼之禍刳甲實取之
是一甲正其揚露之地藏何可得也乎謂吾身
之具亦六六者能藏則免矣闔門養高與物罕
接使鄉鄰不得覩其面是謂藏首焚棄筆硯謝
絕版刻使好議論者不得罪吾手筆是謂藏手
非途不蹈小徑不由使夫人不得議吾踪跡是
謂藏足保固貞元絕意房闥使靡曼不得動吾
欲是謂藏腎六者藏之於一心夫然將即之而
不可親扣之而不得其形與聲其至人也矣

正統間統墓之敗一卒伏亂屍中至中夜月明忽見寇袍者撿閱死屍至卒則提出之曰爾非此中人荳腐閘兒人也卒得逃歸後也先犯土城復差對敵此卒竟死於荳腐閘上斯事甚異然古亦有如此者南唐伐吳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置道左明日兵退乃得歸此與前事正相類也

史記灌嬰傳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按羽傳籍至東城困敗乃自刎則非斬獲明矣而此云爾者蓋籍既刎之後所追卒各斷其支體以上功故史家因當時之文而遂謂斬耳